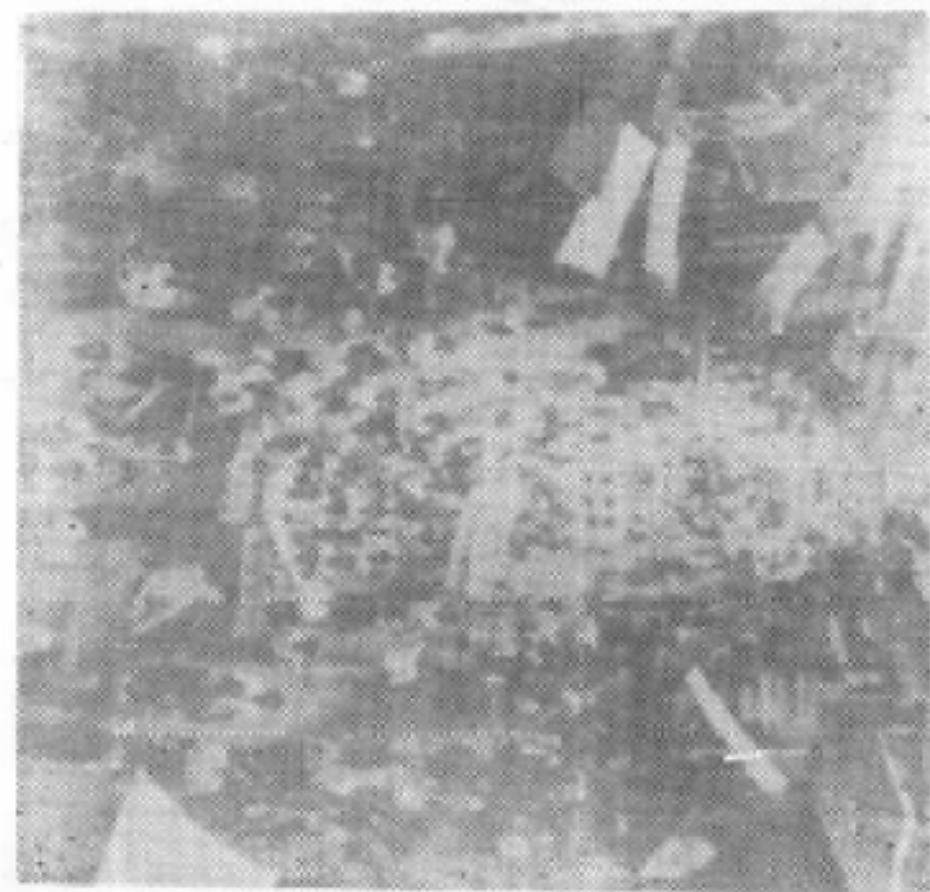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九月，新旅在桂林西郊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学校，这是参加复校的新旅同志在致和村合影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上午，桂林市中等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罢课游行。上下图为桂林中学游行队伍

目 录

桂林人物

- 我的父亲——白鹏飞……………白 璧 (1)
白少兰传记……………白素行 (65)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

-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岁月 (下) ……张 牧 (70)
致和村一年……………李 楠 (109)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大事记……………魏华龄 (112)

学运史料

- 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桂林中学的二三事…赵 宁 (125)
解放前桂林学生运动的三次事件……………谢风年 (136)

抗战时期工业史料

- 桂林市工业调查……………秦柳芳 (148)
桂林市的印刷工业……………洗 文 (170)

桂林师范史料

- 教学民主 学风活跃……………植恒钦 (184)
——回忆桂林师范学生生活
回忆“桂师”小组生活……………刘宗矩 (200)

中山纪念学校史料

关于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唐现之 (207)

“贵族学校”里的中共党员老师……………廖竞民 (212)

——忆桂林中山纪念学校生活往事

订正、补充、勘误

对《桂系特务组织“广西省政府主席办公室”概况》一文的订正……………赵浩生 (217)

对《抗日时期桂林大火及沦陷经过》一文的订正和补充……………符式如 (218)

✓ 对文光书店和中华书店史实的补充和订正……………赵晓恩 (222)

关于大公书店、远方书店史实的更正……………沈静菴 (223)

✓ 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书店、出版社简介》一文的订正……………李名魁 (224)

对《桂林文史资料》第七辑增补意见……………周 邦 (225)

对《一次反饥饿 争生存的经济斗争》一文的订正(一)……………编 者 (227)

对《一次反饥饿 争生存的经济斗争》一文的订正和补充(二)……………苏守忠执笔整理 (227)

《桂林文史资料》第七、八辑勘误…………… (234)

我的父亲——白鹏飞

白璧

前 言

余有夙愿，拟为先父撰写生平。因频遭干扰，致卅年欲写又罢。一九八一年岁暮，余加入民革。在自治区、市政协及民革桂林市委督促、帮助下，加之余母沈兰宾不断鼓励，帮助回忆，日以继夜，费时经年，修订三稿，终成是文，敬祈教正！



贫 困 的 童 年

父亲讳鹏飞，字经天，又号擎天，广西桂林人，祖居桂林太史巷（即现太平路左一里），汉族，生于一八八九年农历正月廿日，歿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父亲甫三岁即丧父，全仗母亲为人洗濯衣物，获取微薄收入，以维生计。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生活；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天，只有那唯一的一套千补百缀的单衣，遇到北风凜凜，冷得难熬时，只好蜷缩在全家仅有的一床破棉絮里；遇到缺钱短米时，祖母便到丽泽门外塘里摸些菱角，拿回家熬粥，权且充饥度日。父亲幼时聪颖好学，祖母闲时亦教其识字，无钱购买笔砚、纸张，乃用沙盘、竹签代之。七岁时，家中生计艰辛至断炊，乃托人

介绍至一杂货铺充当学徒。父亲无心从商，约月余，即辞去。此时，正逢蔡松坡先生在桂创办陆军测量学校，此校系一官费学校，不但免缴学费，尚供膳食。迫于糊口父亲亦往报考，录取后，父亲率先剪去发辫，蔡松坡先生誉父亲为诸生楷模。在校攻读了一年左右，每逢课余，或在夜间，父亲仍用沙盘习字，从不间断。

九岁时，桂平县有一黄姓秀才，来桂应考，借住家中，见父亲聪颖，勤奋好学，谓之为不可多得之材，他日定可成为栋梁，乃与祖母商议，将父亲携返桂平教读，命父亲为其子启蒙。祖母允其所请。父亲欣然随往桂平约两年，旋因黄姓秀才家境亦颇艰难，遂告辞返桂。此时，家中经济状况并无丝毫改变，终日不得温饱，经友人携同至梧州，考入两广高等化工学堂，在学期间与广西雷沛鸿、广东从化李敦化同窗，毕业后，由梧州转赴广州求职。

东渡日本留学

在广州求职未成，处于彷徨之际，父亲获悉广东官费留学生考试即将举行，但规定只限广东籍人报考。父亲出于无奈，利用一口乡土音的白话，乃冒充广东籍应考。考毕，考中前列，遂能东渡日本求学。时为公历一九一一年。

东渡日本前，父亲曾与一广东籍教会学校英语教师黄女史订婚。祖母由桂赴穗，由于多年积劳成疾，忽仙逝，葬于广州沙河，丧事草草料理，即离穗东渡。甫抵日本，又闻黄女史病故，其时官府又发觉父亲冒充广东籍，乃断其官费，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其困苦之况可想而知。父

亲乃利用课余时间，为人洗刷碗碟、从事翻译，赚取微薄收入，以缴纳学费，维持生活。父亲是时只身毫无牵挂，更加专心致志学习。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遍习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达十一年之久，并取得五个硕士学位。在日本东京帝大学习间期，与郭沫若、李达、陈豹隐均为先后同学，有过深厚而亲密的友谊，同时也结识了不少的日本籍同学。由于在日本时间较长，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就连日本人也无法识破父亲是中国人。在日本期间，可以看出父亲处于任何艰辛困苦的情况下，也动摇不了他求知心志的顽强性格。

回 国 以 后

父亲自一九一一年只身飘泊海外，于一九二四年回国。

回国后，先在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授，后又受聘于上海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任教授，（这是一所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创办、领导的学校），继而应聘出任暨南大学校长。

在暨南大学期间，颇为进步师生拥戴、赞许。有一次学生集会反对C C指派特务学生横行霸道，邀父亲登台演讲，父亲毫无惧色的痛斥其罪，竟遭C C派特务学生执枪上台殴打，父亲以致不能安其位，遂辞职北上，到达北平。

抵北平后，各大学闻讯争相延聘，父亲乃受聘于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平大学。在各大学同时兼课，讲授行政法。父亲以通俗的词句并结合中国实际现状，分析、对比进行讲

授，并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因而倍受学生普遍欢迎。每逢授课，学生盈室，其他系科、班级亦来听课，甚至外校学生亦来参加，教室拥挤不堪，学校只得一再更换大教室，因而名噪一时，北京各大学争相延聘，甚至每周授课三、四小时亦可。

一九二六年由马叙伦介绍其亲戚杭州沈兰宾与父亲结婚。婚礼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全部按照新式仪程，根据发出请柬三百份，准备了三百份西餐，参加者均为北京各大学教授名流及部份学生，或为父亲之留日同学。婚后，感情甚笃，每当课余，父亲执笔著书，母即伴其侧，协同校订。编著有《行政法大纲》、《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法学通论》等著作。这些书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好望书店印刷出版，均印刷至五版，至抗日战争爆发始停止再版发行。

父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是师承日本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认为法学贵在发现，不贵在创论。“他不屑于记诵、探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现行行政法令，认为这是刀笔小吏的事，作为行政法学者的责任，在于探究法理，阐明它的规律。”^①当时在北平教育界誉父亲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

出任平大法商学院院长

当时北平大学校长为徐诵明，与父亲系留日同学，经数度协商，父亲乃于一九三一年受聘出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院址在北平宣武门内国会街。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5年版

父亲接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之后，立即着手整顿校风，涤除不良学风；在行政上任命邓伯粹为秘书，董国垣为会计课长，白鼎新为庶务课长，以加强管理力量；在教学上延聘了进步教授，以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受聘的都是著名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李达，著名经济学家、留苏考察归来的陈豹隐，著名学者许德珩、沈志远等人。聘请这些进步教授不是一件易事，也是几经周折、斗争的。当时，CC首脑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对进步教授的延聘控制极严，不准各校自行延聘。当他获知平大法商学院已违禁延聘，陈立夫一再出面干涉，且命令撤销聘书，解聘这些进步教授。父亲为此事，两上南京，当面坚持，据理力争，并表示否则当辞去院长职务。同时北平各大学进步师生通电声援，声势浩大。陈立夫唯恐发生学潮，引起群愤，迫于无奈，只得默认。此消息一经传到平大，全校顿时鼎沸，人人欢欣鼓舞，通宵达旦的庆贺这一得来不易的胜利。

父亲自南京返回北平后，立即安排所有新聘进步教授，均在礼堂授课。决定学生不分系别、年级，也不分院、校，凡愿听课者，均可按规定授课时间前来听课，不需办理任何手续。此消息一经传出，每次授课前两、三小时课堂内已座无虚席。到了开讲时，门窗上都站满了人，盛况空前。因而触怒了反动当局，派出爪牙前来干涉、干扰、破坏。而礼堂内外水泄不通，挤满了听课的人，课程还是按计划讲授，下课后，教授又被学生簇拥护送出校，登车而去，弄得这些爪牙也无计可施。

处此情况下，仍有许多要求进步的学生听不到课的

（当时尚无扩音设备），因而学生一次比一次提前到礼堂抢占座位，后来甚至早上一开校门，就有学生蜂涌进入礼堂，反动爪牙仍是奈何不得，又不敢明目张胆进行捣乱，怕引起学生群愤，只得纷纷撤去，据实向主子报告，另图别策。

所以，当时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被进步师生誉为“红色大本营”，而被蒋介石、陈立夫之流视为“祸患”之源，对父亲则恨之澈骨，久欲除之，但又惧于影响，怕引起群愤。盖因当时在教育界广大师生拥戴者大不乏人，使得反动派不敢贸然下手，因而这种进步教授公开授课的状况，得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存在。

“一二·九运动”中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爱国热情日趋高涨，活动频繁。而北平各大学校长大多数听命于蒋、陈，对学生采用高压手段，禁止学生搞抗日爱国活动；对日本浪人进入学校，侮辱师生，恣意妄为，则屈辱忍让，表现出丧失民族尊严的一副十足的奴才相。父亲耳闻目睹现状，深感受了奇耻大辱，十分气愤，激于民族大义，父亲支持了广大爱国师生。

一日，学生在校内到处刷贴抗目标语，父亲自外归，对学生说：“我无需你们来唤起，我是亟力主张抗日救国的。抗日救国的胜利，在于唤起群众，同仇敌忾，把标语贴遍大街小巷，贴到日本人居住较多的地方去，贴到日本大使馆周围去，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干休，更不会默默无闻毫无表示，必然进行干涉，甚至行凶，这就会激发广大

群众的义愤，更广泛地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但要警惕日本人行凶，反动派进行帮凶，要保护自己，保护群众。”学生们闻言，纷纷奔赴街头。

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丧权辱国的让河北、绥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汉奸殷汝耕应声而出主华北五省自治和防共自治政府，北平学生抗日救国反蒋运动达到了高潮。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一贯持反共立场，此时竟丧心病狂的召开招待会，狂吠：“攘外必先安内，是救国大计，是蒋主席的正确政策。北平学生的行动是幼稚无知，受了以“卢布”为生的人之指使所进行的祸国殃民的暴乱。对此暴乱，政府自应镇压……。“这些诬蔑学生运动、卖国谬论，翌日见报，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慨。父亲激于爱国义愤，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与会者数倍于前所召开者。会上父亲慷慨激昂豪放地说：“目前，广大学生的行动，是最热烈地、最现实地抗日救国的正义行动，我有如此爱国的学生，令我感到兴奋自豪！但也有为人师者，大放厥词，一味反共，如师大杨立奎者是。竟丧心病狂地、昧了良心说，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到以‘卢布’为生的人所指使的祸国殃民暴乱。身为人师的杨立奎毫无中国人之血气，竟与丧权辱国的汉奸谬论同出一轍，既可鄙又可耻，应自尽以谢国人。”父亲谈至“攘外必先安内”时，更为激动，说：

“外侮当前，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内有何不安？此乃卖国主张，亡国谬论。我等应联合抵御外侮，救中国已迫在眉睫，谁抗日我等就拥戴、就支持，谁能救国我等就拥护，国人应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

去。”父亲之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欢呼。翌日，北平各大小报刊均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父亲之发言。教育界誉父亲为：一位爱国主义的学者。

组成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野心更加露骨、凶焰更加嚣张。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十二月九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我父亲和马叙伦、许德珩、李达、陈豹隐、尚仲衣等九位名教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张抗日，自运动伊始就以鲜明的立场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此刻，这些名教授更是斗争意志坚强了。与胡适、周炳琳、陶希圣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抵抗，还是投降，这个关键性问题上。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教授是不抵抗主义者，他的荒谬论调是：“没有自守自卫的能力，妄想打倒什么？抵抗什么？都是纸上空谈，甚至于连屈辱求和都不配”。

而以马叙伦等为代表的进步教授是抵抗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两派之间争论空前激烈，于是与胡适派决裂。当时，父亲即与马叙伦联合了北平各大学主张抗日教授发起组成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七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选出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许德珩、李达、陈豹隐、崔敬伯、刘运筹、邓伯樾、安元模、周建

候等为干事，推马叙伦为主席，父亲为副主席。大会宣读了由马叙伦与我父亲起草并约集了一百四十九人署名的“宣言”。《宣言》说：“九一八以来，丧失了东三省，断送了热河，民众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国策底下，忍气吞声的待上三、四年，……奈何东北四省未曾收复一角，整个华北又将拱手让人了！”

《宣言》驳斥了所谓学生受人利用的无耻谰言，并强调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决不是不知艰难的黄口稚子，决不是爱出风头的无耻政客，决不是浑水捞鱼的腐败官僚，决不是被人收买的捣乱份子。他们之所以风起云涌地参加爱国运动，完全为爱国心所驱使，为民族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宝贵光阴，愿意以鲜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前驱，作为救国的斗士。”

《宣言》接着指出：“中国的危机显然已到最后关头。”“事实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等着做顺民之外，只有起来抵抗。这是民族的出路，也是我们的责任。只有抵抗，别无出路。”《宣言》最后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誓言：“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积极参加并推动各项爱国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月廿八日，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许德珩、李达、陈豹隐等出席北平学联召开的“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会。共同表示：现在国家危急，十倍于昔。我等虽已老朽，誓愿与同学们共赴国难。会后，于一月三十日在燕京大学，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共同发起组织：华

北民众救国联合会，并举行了成立大会，马叙伦、许德珩和父亲仍被推为正、副主席。

在此之前，马相伯在上海已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当时曾有：“南北救国，唯马首是瞻”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迫马叙伦辞去教授，马老不愿与不抵抗主义者共事，乃与父亲商议后，毅然将聘书退回，返回杭州原籍去了。这显然是不抵抗主义者所采取的分裂、破坏手段，但这并没有割断马老与父亲等的紧密联系，反而使他们更加明确了：“为了抗战，必须反蒋。”他们仍在不停顿的战斗着。

痛斥蒋梦麟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以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为首发起了名为抗日，实为争权倒蒋运动。

翌日，正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上午九时许，全院师生及来宾均已到齐，专候父亲前去主持，但迟迟不见人到，一拖竟是两个多小时，急得秘书邓伯粹满头大汗，四处打电话也得不到消息，又不好宣布改期，大家深怕父亲发生意外、遭到不抵抗主义者的暗算。所以，所有到会的来宾及师生都纷纷议论，不愿离去。直到十一时许，父亲才匆匆忙忙地赶来，登上了主席台，稍事寒暄致歉，即说道：“今天早上突然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三人联名请帖，邀我九时半在丰泽园吃早饭。我接到请帖想了一下，三位校长联名请客，时间又是早餐已过，午餐未到，

想必发生了重大事情，必须前去了解一下情况，毕业典礼只好推迟时间。谁知当我到了丰泽园，竟是三主一客。我心中十分纳闷，但又不便急于启齿相问。酒过三巡，蒋梦麟开口说道：‘你的老乡真愚蠢，此时此刻大敌当前，还搞什么分裂的六一运动，因此我们请你来立即打电报回去，劝他们不要再瞎闹下去了。’此时，我父亲心里想到，你们这些不抵抗主义者，又在变换手法，想利用我了。于是我父亲气愤至极，立即回道：‘我的老乡是逼蒋抗日，也许是瞎的，但还不瞎到丧权辱国的地步，你们的老乡（蒋、梅、徐三人均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太精明了，精明到国土一半变了颜色。’说完之后，也不告辞，我就赶来了，这是我来迟的原因。”此时，师生振臂高呼：学习白院长的大无畏精神！

营救中共地下党员

一九三三年秋，父亲的两位得意门生张友渔（原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韩桂琴（现名韩幽桐，原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现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夫妇二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反动军警搜捕，情况十分紧急。父亲闻知此讯，立即趋车赶赴学院，一面与反动军警周旋，伪言：如确有证据，当协助缉捕归案，现张、韩二人不在校中，只要他们回校，当即报案缉捕。此时你们业已搜过，并无他二人踪迹，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请你们先回去，我保证通知学校各部门予以协助。终于骗走了反动军警，实际上在与反动军警周旋之际，父亲已派人将张、韩二

人藏匿。反动军警撤离学校后，搜捕还在紧张进行，且北平火车站已被封锁，父亲与张、韩商量对策，时已过午夜，久思不得一良策。家人均不知父亲为何深夜不归？我母急以电话询之。父亲答道：“有要事羁身，急待料理，不必耽心，今晚我不能回家。”

约摸又过了一个小时，父亲骤然决定，命备车，亲自趋车，命张、韩二人化装，由父亲亲自陪同连夜赶往圪沽，购好船票，叫张、韩二人东渡日本暂避。

送走张、韩之后，父亲长嘘一口气，如释重负。但考虑到还要预后，父亲不动声色的赶回北京，回到家中稍事休息，然后又若无其事的照常到学院去办公。

事后，友人中有知情者询及此事，父亲说：“年青人有所作为，理当助以一臂之力，正义之事无所畏惧，反动军警既残暴又愚蠢，实在可笑又可鄙。略施小计，即可使这些蠢货懵头转向，不知就里了！”

泰山授教冯玉祥

一九三五年暑假，父亲拟独自赴泰山避暑，母亲亦欲同往，但父亲破例地没有同意。因为根据以往习惯，每逢暑假均择地避暑，诸如北戴河、威海卫、青岛、莫干山、庐山等地均已去过，而且每次外出避暑，我母必行，间或亦携带我等陪同。而此次泰山之行，父亲执意独行，母亲亦坚持同去，迫于无奈，父亲始说明此行原委。原来这次去泰山，是应冯玉祥的邀请，与李达同去教课，母亲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就不再坚持同去泰山了。

两月后，父亲自泰山返北平，李达则绕道上海回北

平。事后，父亲始说明泰山之行，李达系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冯玉祥劝说联合抗日的。在行前李达已向父亲说明，并共同做好这一工作。所以在回程时，两人分道回北平，以掩人耳目。

在泰山两月期间，由父亲和李达教授冯玉祥之文化课，并分别教些政法、经济课程。冯玉祥每天准时到课堂（实际上是冯的客厅），在老师未到之前，自己端坐复习；老师到来，他必起立恭迎，对老师很尊重。在泰山环境清幽，无人干扰，几乎整天都与冯玉祥接触。父亲和李达则利用课余，与冯玉祥交换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经过有较充裕的时间的反复探讨，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这对冯玉祥坚决主张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反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在泰山归来之后，有一友人宴请，张任民亦在座，父亲即席赋诗并书赠。诗曰：

何处西南任好风，与君把臂话游踪；

从知览遍佳山水，可有冈峦隐卧龙。

抗 战 伊 始

一九三七年暑假，父亲和母亲决定携带我兄妹中三个大的同到威海卫去避暑渡假。七月五日由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取道塘沽乘海轮赴威海卫。七月六日午后登上英国太古公司“海口”号巨型海轮，七月七日在海轮上渡过，七月八日午后抵威海卫，登岸在旅馆住下后，买来报纸才知道“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父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